# 鍾惺集/3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十八 ◄

鍾惺集
卷三十九

► 卷四十

## 卷三十九・疏一（募）

### 圓通庵募緣疏

夫多藏寡與，病坐慳癡；廣勸博祈，道惟堅苦。然有善知識，無愛髮膚，何待沿門持缽；乃大比丘，詎辭心力，務求遍地成金。離之俱傷，合則雙美；機難兩遇，事必相須。

圓通庵者，去鎮二里許，村而近市，僧多雜俗。宗僧性慧，始事剃披，遽勤拮據。感龍象之泣，冀信者之哀。苟能開大歡喜之途，終當獲不退轉之效。在募者，小或丈室，大至須彌，何分廣狹；在施者，多而太倉，少雖粒米，豈有缺圓！以茲堅苦之忱，破彼慳癡之性。念惟各盡，功則同歸。謹疏。

### 東禪寺玻璃閣募緣疏

邑東西各有湖，湖有寺，寺有閣。登閣焉，如坐舟中。倚船窗而下視，水可掬可漱，可濯可灑。即不以為佛國，而不以為勝地不可也。寺僧岸公曰：「閣必積經，經必積僧，僧必置田飯之。」發願作玻璃閣。閣計其費可三四千金而足。

吳居士幼如難之，問鍾子。鍾子曰：夫募者為願，施者為緣。願有待則頓成為難，緣無方而漸致亦易。以願聽緣，以緣湊願，是岸公之志也。且夫佛無土非國，而莊嚴者非勝

地或莫之肯先焉。登是閣也，但作舟中想，見可掬可漱、可濯可灑者在船窗間，樂其勝焉。因是以有閣，閣因是以有經，經因是以集僧，僧因是以有田。以無方之緣，足有待之願，旦暮遇之，居士何難焉？

吾宗僧有性慧者，募作圓通庵，止數十金，不能取盈，持缽甚苦。見是疏得無河漢！豈其地之不東禪，抑其人之不岸公邪？請戲質之老岸，並出是疏廣之。

題三明和尚募積經疏

僧誦經未必解，有經未必誦。有經不誦，誦而不解，故其經曰「積」。積之為言，近於無用。猶積錢不必使，而或有使之；積書者不必讀，而或有讀之。或有使之，或有讀之，則雖不必使，不必讀，而不可不積也明矣。

今檀施者雖有誌心信向，見其積而無用，則施之念不期怠而自怠。不知寺有經，使人望而知其為寺；有經而僧能誦，使人望而知其為僧。如金銀、土石、膠漆作佛形像，瞻禮者以為佛，而忘其為金銀、土石、膠漆，則其用亦大矣。故積經者，象教之意也。誦經不解，賢於不誦；有經不誦，賢於無經。則雖知其積而無用，亦可以慨然施之而不疑矣。況僧如三明者，信敏人也，非誦經而不解及有經而不誦者乎！

重裝牛首祖像疏解

佛有斷割肢體，示無所慳。而諸經乃云，以金木、土石、膠漆作佛像，瞻禮讚歎，便獲福報。胡輕其身而重於其身盡之像也？

退谷居士鍾惺曰：瞻禮讚歎，從像而生，則佛法以像而長存。佛之欲存其法，有甚於其身者，則像烏得不重？重其像，宜無如金木、土石、膠漆之可久者，舍此而畫，其為可久也難矣。夫真能重其法者，必從其難久者而務為久焉。難久者而務為久，則非徒如金木、土石、膠漆，瞻禮讚歎而已，又將有所以為守之之道也。是以古人畫重人物，人物重佛道。在作者伸紙濡豪之初，已辦一極久之願力，必得於守者之人而後已也。

牛首有歷代祖師畫像百幅，久矣。萬曆丁巳三月，惺寓白門，與王子宇、林子楙、楙弟古度、胡子起昆獲觀之。似非一時所為，而威儀嚴慈。此百祖之身若與我聚於一時者，像之所為也。已傷其歲久，紙軸毀敗，歸與吳子惟明圖重裝表之。惺自書各祖出處其上。

夫作者願力，期必得夫守者之人耳。守者之人不易得，不得已而求夫所以守之之道。夫裝裱之於畫，其於以為可久也差易，不可謂非守之之道也。是歲五月十五日，惺謹識。

募修牛首山羅漢殿疏

予募裱牛首祖像八十餘軸年餘矣。有石居士者，感其義，捐數百金，構牛首羅漢殿。

夫眾生黑業不同，造於慳者甚多。諸佛菩薩廣設福利，以勸人施。夫眾生主施，則諸佛菩薩遂主受乎？蓋施者，慳之反也。施則慳除，慳除則黑業除，黑業除則人人可作諸佛菩薩。人人可作諸佛菩薩，諸佛菩薩斷臂割首之不惜，而何愛以身為受乎？

今匹夫齊民無故而欲致數百金，則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，其舉念行事有不可言者矣。今以一念一事之有感，舉數百金一旦捐之，則並其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，一旦懺除之矣。舉所以致此數百金之故，隨此念而一旦懺除，其為善念福緣，又豈盡於此數百金哉？此諸佛菩薩勸施之意也。

曰：居士既身捐數百金，胡為乎募也？予曰：裝裱祖師畫像，其所施幾何？居士感之，至捐數百金。彼一切善人，豈無感居士而共作佛事者乎？若身捐數百金，而使一切善人無由發布施之念，猶墮慳貪業中，此世俗輕財之說，非諸菩薩所以勸施之意也。

募畫祖像疏

祖之為言傳也，不自其身而止也。使止於其身，是上自飲光止矣，又上而曰毗婆屍佛止矣，於祖之義何居哉？祖之教既不自一身而止，則夫莊嚴祖像以使之傳者，又豈可自一處而止乎？

牛首祖像百幅，信心者多臨而瞻禮之，不欲其像自牛首而止也。新安方居士欲廣牛首祖像之傳，而委之戴清之，可謂得人。像成而置之黃山，可謂得地。鍾子方客白門，感牛首祖像之裝者就湮而圖新之，聞其事而歡喜讚歎，告二君廣勸十方信心，成此功德，勿生退轉。第提祖之一字，顧名而思其義焉，斯可也。

京山多寶寺募五大部經疏

乞法者欲釋其疑也，計宜乞於多法處。乞於多法處，能使與者生饒益想，生歡喜想，而不必苦其難。施法者欲起其信也，計宜施於少法處。施於少法處，能使受者生希有想，生難遭想，而不敢忽其易。

吾鄉京山有多寶寺，其來數百年矣，而尚未有經也。寺僧海林行腳至金陵，誓募五大部經以歸。懼其難就，不勝悲惱。

鍾子廣之曰：仁者無憂。夫金陵自齊、梁以來，故佛國也。若乞法於多法處，而此中檀越施法於少法處，機緣無妙於此者。

且吾聞經為如來全身，施經者非施財，乃施如來全身也。昔有一菩薩，以己所生之國粗弊無法，請於如來，歸教化之。今以數百年之寺，而耳不聞佛，目不見經，粗弊孰甚焉？譬若以此中檀越為菩薩，處多法之地，而視娑婆世內，尚有無法之國，必且身先往化之。今有方便於此，一人施經，是以一菩薩齎一如來全身，往送於其地也；多人施經，是以眾菩薩齎一如來全身，往送於其地也。有如來全身之賜，而又免於菩薩自往之勞，其踴躍助顯，施之惟恐不速，而勸之惟恐不廣也，又豈止五大部哉！

募盂蘭盆施食念經禮懺疏

李溫陵有言：「阿彌陀佛，亦祇是尋常慈孝之人而已。」此通透平實之言也。由此推之，所謂佛事菩薩行，亦不能舍尋常慈孝之事之行，而別有所謂事與行也。

七月十五日盂蘭盆何始乎？始自大目揵連為其母悅帝利已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。焰口施食何始乎？始自如來為其弟阿難將墮餓鬼道而拔之者也。拔一母，拔一弟，而必拔千億劫餓鬼，其願抑何深，而不敢以為深；其力抑何勞，而不敢以為勞；其福德抑何廣、何遠，而不敢以為廣且遠：但以為尋常慈孝之情。若曰：吾所拔者止一母，止一弟耳。嗟乎！舜之孝，至天下化、天下定；武周之孝，至郊祀禘嘗，治天下如指掌——而猶曰此庸行也，與此何異哉？人人有父母，人人有兄弟，聞盂蘭盆而願附，見施食而樂助。此非佛事，孝慈之事也；此非菩薩行，孝慈之行也。世有不言佛、不言菩薩者，有不言孝慈者哉？

長生館，焦太史放生地也。僧定安者曰：「吾將以今年是日，於水際作盂蘭盆會，持尊

勝咒，施食、念經、禮懺，為五晝夜功德。」以疏示惺，願題數語，以告大眾之願附而樂助者。惺德薄罪重，三十年內，喪嗣父嗣母，喪生母，喪仲弟、叔弟、季弟與妹，喪長男，諸男女眷屬幼者不與焉。創巨痛深，悲淚歡喜，述二事緣起以告大眾。彼大眾者，亦不因是語而願附樂施也。其亦曰：人人有父母，人人有兄弟而已矣。

募修大報恩寺觀音殿疏

金陵自康師以三七日致舍利，始有塔。今大報恩寺佛殿後，插煙霄而亂星日，為震旦國中莊嚴第一者，文皇帝之為也。舍利往往有光，隨人願力所見。雖以惺之根淺業深，猶曾得一遇之。前為佛殿，殫極弘麗。想元末國初，革命、靖難之際，士民之坑屠，兵將之夷殺，與夫忠臣義士之捐糜，事定想興，聖主大雄大悲，必有憯於誌者。庶幾仰藉三寶津逮，於以解其結而資其福，深心所托，非苟而已也。

殿毀於火六十年，而牆壁兀兀然立於煙霜風雪之中，劣得不仆者，蓋有故焉。然而復之則難言矣。大凡土木興作出縣官者，廢則疏請出水衡錢新之。今邊腹多事，公私告匱，水衡錢豈能及此？中丞本如吳公，信心護法，自度利他，數十年如一日。惻然龍象之泣，重興信者之哀。曰：「吾以積官餘俸，倡眾修舉，代濟縣官之乏，而存皇祖拔幽功德於萬一。非惟善信之極思，亦臣子之至情也。」於是捐資首復塔左之祖殿，與未毀之伽藍殿相配，若左右手之翼如也。念塔後之觀音殿如人之有坐也，募眾重修，以為佛殿之地，而屬惺為疏以勸施者。

惺猶記戊午開、鐵失守，軍民糜爛無數，名將大吏從之。南都善信，醵錢米不訾，飯僧懺誦，廣建水陸道場，普薦忠魂。惺實為疏。至中夜，聞甲馬之聲，雜風雨而夾星霜，趨於壇左，感應如此。報恩塔殿，乃文皇帝所以雪冤拔滯於革命、靖難之際者。今遼禍未歇，河東腥膻，所屠戮過當於往歲。文皇在天，憯然於誌，必有甚者。今新此塔殿，豈止如前水陸功德？方今物力告絀，宰宮居士，隨其方便，倡和勸助，代為皇家永此福田，亦輸財急公之誼也。

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》文秋集疏一止此）

募造丘家橋緣起疏

去吾邑北四十里，舊有橋曰丘家橋，潛、沔及邑中走鄖子、武漢孔道也。其地曲岸高急，

二壁相拒，恒有頹勢。水盈涸皆怒，而盈為甚，衝波擊岸，而返無所釋憾，捍巨石如漂木屑。橋力不支，不能不圮，圮而至於亡矣。官民濟者，輿馬步皆病，或溺焉。涸則人行釜底，懼不脫於淵。

亡弟叔靜讀書橋左之龍禪寺，曾慨然談及造橋事。僧復初者無所長，一味專愚而戇，能忍勞而已。弟曰：「此募造橋者之具也。」僧亦先見一馬墜岸死，心動。聞弟言，心獨喜，自負力任募事。同年李長叔少參為之疏。於是係鋃鐺數丈於頸，擊柝號通衢者三年。頸鐵礫街石有聲，石皆刓，頸創蟲出，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。於是燒其二指，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。橋之逋石，為土人侵匿，搜之，至為所擊折臂，而橋之不能造如故也。

天啟壬戌歲三月，予自南都歸，將入閩。王程嚴迫，居家僅旬餘。許為之疏，而日不給，力亦不能施。僧恒明者，予族子也，力勸予成此事，而僧復初不知也。人有言予之不為募疏及財施者，皆僧恒明所持，復初恚，將與為難。

次年癸亥，予憂歸，客有談及此者，曰：「佛法忍辱戒嗔，此豈僧之所為？」予心憐焉，此僧亦苦矣。私計有一人首捐百金為大眾倡，彼二僧者何至是？然不敢以其事屬之己，亦不敢望之人也。予起入內，僧養明者在坐，謂弟快曰：「而伯氏適動一念而中止，若知之乎？」弟曰：「不知。」各罷去。居月餘，予室人有寤而與予言者，曰：「君昨夕與我言造橋事乎？」予驚曰：「未也。若安從問及此？」曰：「適夢君以百金造一橋，聞轉石邪許聲而寤。」予悚然。一念之動，萌蘖未成，人我無主，而僧占色於外，女人感夢於內。惺雖非喜施任事之人，而持地菩薩及護法諸神，已署我作募造主矣，惺亦何力以逃之？乃先捐六十金，以其事告同年謝彥甫侍御。彥甫喜，立付十金於予，問予曰：「事則善矣，收放橋金者為誰？」予對以「自捐者自貯之以待用，余不敢知」。彥甫曰：「子誤矣，子任此事而不任收放，人將袖金而不出。」予乃任收放事。以其言告李長叔，復喜。先是，王茂才以橋許捐石百塊，封識二十金，待有首倡而後捐之。

惺初念其費度可百五十金，可成，則取諸相知數人而足。弟快與鄉老杜君步其地而相度之，曰：「此橋造之不如法，後致頹圮，積石偎倚水中，助其怒，行者之苦乃甚於無橋。非三百金不可。有餘，則庵住僧施茶，皆善因也。」如是則其勢不能不仰於募。

募非易事也，僧復初之效可見於前矣。且橋利速成，非塔廟等工，可以漸次有待。於是惺為疏，附長叔後，多書小冊，令相知者人持一冊，隨地隨人，大要度其必施者而後募之。寧少而與，勿多而許，使不為空言。錢穀之數，與橋費不甚相遠，而後役興焉。出

入年月絲毫皆有疏記。橋成之日，易以佳名，工費若干，同事者若而人，並勒碑陰。

（以上一篇錄自《鍾伯敬先生遺稿》卷三）